

(香港)林燕妮 著

潇洒走过 我的梦

远方出版社

7.5
4

潇洒走过我的梦

林燕妮 著



1999 年 1 月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 弋
封面设计:董 春

林燕妮作品集之:

潇洒走过我的梦

作 者:林燕妮 著
出 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 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印 刷:武穴市龙潭印刷厂印刷
厂 址:武穴市广济大道 18 号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:7 字数:60 千
版 次: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-5,5000 册
统一书号:ISBN7-80595-113-6/I·45
定 价:9.80 元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)

A

擎天冈的草地嫩绿得像一张柔软诱人的水床，阳曦璀璨，飞舞在所有侧目以视的工作人员身上。

云白得像柔软而令人垂涎的棉花糖，徐徐微风，吹得繁花轻摇身姿，这般明媚耀眼的微春气息让人有种融入大自然的心旷神怡。

然而——早就对摄影机麻木，以及不耐导演一再吹毛求疵的重录要求；男配角楼慕羽，一张俊逸冷酷的脸孔，早就凝聚了许多无言的愤怒。

若不是他的敬业精神一再提醒他要忍耐，他真想痛痛快快的大吼一声：“我不怕了”，更别提要忍受女主角罗冰芬那张妖娆的脸孔，还有她那娇揉造作的演技。

天刚破晓，当人们仍沉醉在温暖甜香的梦境中时，他就被尖锐刺耳的电话响声吵醒，他一肚子快然地接过剧务手上的剧本，方才得知今天要补拍的，是他和女主角在草地上缠绵拥吻的镜头。

他一看当场变了脸色，知道这幕额外添加的情节是何方神圣的杰作，他咬牙切齿地把剧本揉成一团，竭力克制拂袖而去的冲动，然后，在导演三请四求的好言劝慰下，他才勉强吞咽下满腹的怒火，强迫自己去面对那名从他谈拍片契约、研究剧情，乃至拍摄期间就不停对他暗送秋波、眉来

的女主角罗冰芬。

他望着她那经过巧手精心雕琢的花容月貌，嘲谑地扬起眉毛，不知哪名有眼无珠的影评人怎会把她捧上云端，譬喻她为当今影坛少数色艺双全、前程无限的玉女红星。

玉女红星？哼，他从影六年来，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熬到今日备受港台瞩目、片约不断、炙手可热的巨星身价，看过、交往过、合作过的女演员不下三十个，对于她们那种荧光幕前、荧光幕后大相迥庭的面貌，他早就瞭如指掌。

真正有实力又洁身自爱的女演员实在是门可罗雀，有的新人虽然刚出道时，仍像一株纯洁而不食人间烟火的野百合，但经过现实而又崇尚功利的娱乐圈渲染教育之后，个个都变成现实主义的门徒，为了跃身变成独当一面的女主角，有的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，走捷径来达成摘星梦想。

看多了演艺圈虚华无实、纸醉金迷的真面目之后，对于这个人人都戴上假面具的大染缸，他早就练成了视若无睹的功夫。

三年前，他以一名冷峻沉默却多情的杀手角色奠下了偶像派的基础。从此，他成为港台最烫手的男演员，不仅片约源源不绝，而且部部卖座，除了戏路宽广外，外型的俊逸出色，以及演技的老练精湛，更让他成为电影界争相角逐的宠儿，从三年前的“香港风云”，到上个月才刚上映的“上海滩奇闻”的盛况空前，他的票房纪录已经成为电影界的金字招牌。

他的海报、他的照片、他的名字、他的生活轶趣就像旋风飞雨一般横扫港台、东南亚，乃至中国大陆。

而他那一双忧郁深邃而又善于言语的黑眸，更不知攫取了多少女性观众的芳心。

大众传播竞相报导他的消息，而女性影迷把他当成“梦中情人”的化身。她们都说他有一双会放电而魅力无穷的灵魂之外，而他的俊俏更是教人怦然心动、不饮也醉。

三年来红透半边天的他尝到了享名利和被人崇拜、追逐的风光得意。那时，他的确有种晕然若梦的惊喜，成功名就的滋味让他醉生梦死，让他沾沾自喜、得意忘形了足足有半年之久，但是没多久这种坐上云端的虚幻欢乐立刻被夜以继日的拍摄、推绝不掉的片约，以及影迷蜂拥而令人窒息的爱慕、签名、打扰所吞噬，更遑论他为了避人耳目，在生活上所忍受的种种烦恼。这其中便包括千金难以换取的自由。

而为了和那些像苍蝇般黏人的记者捉迷藏，他和经理人郑居仁更是战战兢兢，每天过得提心吊胆。

而为了维护他长久的偶像地位，更为了不让那些像发疯一般拥护他的女性影迷伤心，他必须常常对外发表令人不胜其烦的感情宣言：他的感情生活仍是一片空白，他没有和某女星谈恋爱等等——睁眼说瞎话的声明。

这种近于没有个人生活隐私的日子，他已经厌倦了。更厌烦在演戏之外，他还得在人前人后继续扮演像巨星的角色。

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只是——这种近乎生活在显微镜下，没有个人空间的代价是否值得？楼慕羽不禁有些许的迷惘了。

拍完“城市陌客”这部令他好几次都快精神分裂的电影之后，他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个月，远离摄影机、远离水银灯、远离剧本、更远远逃开那些神能广大、无孔不入的记者、影迷——

他蹙紧眉峰，在心底坚决地告诉自己，他一定要好好去

林燕妮作品集

度个假，不惜毁约，不惜和他的经理人郑居仁翻脸——

“卡！”满头大汗的导演郭金璜石破天惊的大吼着，“暂停一下，等会再重来。”

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声。郭金璜瞥了他们一眼，然后摇摇头走向脸色不怎么好看的楼慕羽，捺着性子向他拱手讨饶，“楼大牌，算我拜托你好不好，你看你这个表情活像一副要上断头台一样，拜托，你们不是仇人，是一对坠入爱河、至死不渝的情人，请你表情温柔一点，搂着她，就像搂着心肝宝贝一般，好吗？”

楼慕羽沉着脸，没好气的说：

“这段情节原本就是你们画蛇添足出来的，当初我在接这部戏的时候，就曾经说过不演激情的戏，你如果觉得我不够逼真入戏的话，你可以找替身啊，甚至运用剪接的技巧啊！”

“大哥，我求你好不好？只是多了一场接吻的镜头而已，你就看在我们过去一向合作愉快的情分上，帮我一个忙，不要为难我好不好？”郭金璜简直苦笑了。

楼慕羽瞥见罗冰芬抿着红唇，一双媚眼挑衅地睨在他身上，摆出一副隔岸观火的模样。他的唇紧抿成一直线，就在郭金璜一颗心七上八下，差点没跪下来请求之际，楼慕羽已经粗鲁地一把搂住罗冰芬，在众人错愕而手忙脚乱回到工作岗位那一瞬间，闪电地俯下头吻了罗冰芬。

然后，在罗冰芬一双柔软的手才刚刚搭在他肩膀上，还来不及沉醉其中之际，他又迅雷下及掩耳的推开了她，铁青着脸沿着通道走向车房，快速地发动引擎，驾着白色跑车驶离现场，驶离外景队措手不及的惊呼声中。



楼慕羽怒气冲冲地从床下跳下，他揉揉酸涩的眼睛，抓

潇洒走过我的梦

起床柜的闹钟一看，晚上十点半，老天，他才睡了两小时而已，难道当个电影明星连好好睡个觉的权利都没有吗？

自从中午他从擎天冈驾着跑车离开之后，一路上绕着山路，藉着驰骋山林的快感，浏览着绿竟盎然、万紫千红的自然景观，心中郁积的烦恼和疲惫自然消除不少。

雨过天晴之后，他心血来潮一路开车到淡水，戴上墨镜，他坐在海边欣赏渔船戏水，浪潮熙攘，静静享受那种得浮生半日闲的悠闲和惬意。

一直到夕阳落下，晚霞满渔船，岸边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，他才收拾起满腔兴意，从浮云游子的清梦中苏醒过来，买了饭盒随便当作晚餐之后，他就驾着保时捷一路从观音山开回台北，回到他巨金买下的豪华别墅。

他为了让自己好好享受那种沉入好梦、无人干扰的美妙情境，他拔掉了电话的插座，而且还在入睡之前，喝了一杯XO，只为了高高兴兴地进入梦乡，享受一场与梦为舞的晚宴。

可是，他仍然被阵阵刺耳、令人发狂气恼的门铃声吵醒，他试着用枕头蒙住头，更试图用棉被包裹他所有的神经反应，但铃声仍像梦魇一般声声刺进了他的耳畔。

他不堪其扰地低咒了一声，一边穿上衬衫，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着那个令人厌烦的不速之客。

他重重跺脚奔下一楼，走到大门边，他速地拉开门把，“郑居仁，你这个阴魂不散的吸血鬼，你让我好好睡个觉会死吗？”

站在门外，那个戴着金丝框眼镜，嘻皮笑脸的年轻人正是他那个素有“鬼才”之称的经理人郑居仁。面对楼慕羽的炮火，他仍然保持一贯镇定的功夫，安之若素的笑着说：

“让你好好睡个觉我是不会死，只是——让花花绿绿的

林燕妮作品集

钞票飞了，我可是会心疼，会生不如死的。所以——”

“所以，你就像个视钱如命的老鸨一样压榨我？让我连睡觉的自由都没有？”楼慕羽从鼻孔里哼声道。

郑居仁不以为忤地耸耸肩，坐进那一组特别从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里，迳自拿起玻璃长桌上的水梨咬了一口，“瞧你火气这么大，你已经是个如日中天的巨星了，还有什么地方不满足的？”

楼慕羽刚从冰箱拿出一罐啤酒来，乍闻此言，他恨不能把手中的啤酒对郑居仁的脸砸过去。“我还有什么地方不满足的？”他从齿缝中迸出，“啥！是啊！我是应该满足了，要名有名，要钱有钱，人类穷其一生追求的荣华富贵我都有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挑剔的？尤其是有你这么个精打细算的经理人，我几辈子都不用愁了。”“所以——我应该感激涕零，赞叹上苍对我的厚爱？让我像只穿金戴玉、却不见天日的金丝雀一般？”

郑居仁深深地注视着他，敏锐的目光像镭射光一般停驻在他身上。“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的牢骚，你知道你的反应像什么？”

“像什么？”楼慕羽眯着眼沉声问道。

“像青楼怨妓，更像一个歇斯底里、性生活不满足的男人。”

“去你的！如果我真的这样的话，那也是拜你所赐，谁教我有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经理人。”

“哦？你再三埋怨的把箭头转向我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经理人身上了，敢情——你是想请我离去，却又不好意思打开天窗说亮话？”郑居仁慢条斯理的说。

楼慕羽惊愕地扬起一对又黑又挺的剑眉，啼笑皆非地放松他脸部的线条。“难怪你能成为演艺圈内属一属二的

经理人，你的猜度能力确高人一等，平空想象的能力更是教人望尘莫及。”

“谢谢，原来——我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经理人也有让你刮目相看的地方。”郑居仁皮笑肉不笑的反驳他。

“好了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好吗？你老兄精得连鬼神都退避三舍，我遇上你，算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”楼慕羽似笑非笑地说，一屁股倒进他从泰国拍片时带回来的藤椅内。

“秀才遇到兵？你怎么不说是刘备遇上诸葛孔明呢？再说——”郑居仁摸摸下巴，沉吟地说：“我若不精得连鬼神都退避三舍，你楼大牌应付得了那些恶心、阿谀、见钱眼开于一身的片商和制片人吗？你不是说你最讨厌和唯利是图的奸商打交道？怎么？这回又看我这个处处替你出头、打点、代罪的、跟人家陪笑脸的经理人不顺眼？”

“我不是看你不顺眼？更不是要抹煞你的劳苦功高，我只不过——”楼慕羽蹙紧眉峰，犹疑了半晌，他才语重心长的吐出自己的感受，“我只是厌倦这种马不停蹄、没有丝毫喘息的空间生活，更厌烦扮演别人盲目崇拜的对象，或者——该说活在别人掌声的角色？我觉得——我快失去自我了，我根本厌烦这种建筑在拍片、应醉、掌声、记者会，还有谎言的日子中，为了维系这分得来不易的成功，我甚至——连最基本的隐私权都没有，更甚者，不能痛痛快快、明目张胆的谈场恋爱？”

“我了解你的感受。”郑居仁深沉的望着他说，“别一副吃惊的样子，我并不是那种不近人情、麻木不仁、只知道赚钱的人，我跟了你整整四年，从你演男配角到熬出头成为熠熠发亮的偶像明星，你的挣扎、你的空虚、你的疲累和点点滴滴的辛酸，我都——看在眼里，只是——天下没有白吃的

林燕妮作品集

午餐，一个巨星的背后总是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甘苦，所以——我只能把关爱放在心底，只因为——我知道演艺圈有多现实，只要你一退后或者稍稍放松，马上就有人踩过你的背脊往上爬，甚至取代你，所以，小楼，你没有别的选择，除非，你愿意放弃这片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，否则——你只有继续忍耐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——我能不能减少拍摄的片约，我真的是受不了这种睡眠不足、夜以继日赶戏的滋味了。”楼慕羽苦闷地叹息着。

“你知道我觉得自己像什么吗？像个只知道赚钱而没有感情的机器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的演艺生涯会停摆甚至提早结束，你知道吗，我已经不是为自己的兴趣而演戏，我只是为了人情、赚钱、演戏而演戏。”

郑居仁眉头也拉拢，“你该不是想告诉我，你后天不往新加坡参加雷克礼的新片‘超级市民’的外景拍摄工作？你已经跟他签约，而且也收到他预付的订金二百万；现在打退堂鼓不好吧！更何况，曹导演对你有知遇之恩。”

“看吧！你又拿信用、人情来压我，我根本没有说‘不’的机会，不是吗？”

“哪里，你还是有说 NO 的权利，如果你对曹导演交代得过去，我这个面目可憎、惹人嫌的经理人绝对不敢说一个不。”郑居仁笑嘻嘻的说，一双精干的犀利的目光在镜片里闪闪发光，一副老谋深算、胸有成竹的神态。

楼慕羽闻言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又有份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无奈。“你就会拿道德良知的大帽子来压我，然后摆出一副假清高事不关己的模样，明知道——我这个人生平最讲信用，最不喜欢欠人家的人情。”

“这不就结了，你以为你今天会这么抢手，除了演技出

色，还有你那张人见人爱的漂亮脸孔外，没有其他胜利的原因吗？要知道姜威他的演技、外型也并不亚于你，可是，他的星运就没有你那么亨通，原因就在于他的信用太差，还有——还没有成名就滥耍大牌。”

楼慕羽眼睛闪了闪，嘴角倏地浮现一丝促狭而诡谲的笑意，“谢谢你的恭维，更谢谢你的暗示，原来——我就是太讲信用、太敬业了，所以才会把自己弄得不可开交，疲于奔命。OK！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学习拒绝，乐得无事一身轻，我们就从曹导演的‘超级市民’开始如何？”

郑居仁果然坐不住了，“小楼，你饶了我吧！你毁约没信用事小，可是——我可会被曹导演杀头，你忘了我是你的经理人，你就算不满意我的‘精明能干’，可也不必出此招来整肃我啊！”

楼慕羽好整以暇地笑了，“要我帮忙是可以，不过，你得帮我去跟曹导演讨价还价，譬如——我到新加坡出外景一个星期，然后，他得给我半个月的假期，并且答应在我度假期间不准打扰我，放假回来再拍厂景部分。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怎么？有困难是吗？”楼慕羽无所谓地摊摊手，“没关系，大不了我把订金退还给他，如果他想打官司也没关系，反正——有你老兄陪我，我就坐牢也不怕寂寞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你，好吧！我怕你行了吧！谁教——你是我的财神爷，我得罪不起。”郑居仁苦恼地望着天花板叹息了，“唉！只希望——曹桑他能网开一面，手下留情，不会把我大卸八块，天啊！只要想到他那阴晴不定的坏脾气，我就忍不住发颤，我今天准会作噩梦的。”

楼慕羽眨眨眼睛，笑意横生的说：

“没关系，我有现成的安眠药，更有价值非薄的 XO，保

林燕妮作品集

证你今晚可以安心入梦，睡得跟死猪一样。”

“是喔！反正——死是死别人，你老哥乐得在一旁纳凉、额手称庆。”郑居仁没好气地闷声说。

“别怪我幸灾乐祸，不够好兄弟，谁教你老兄瞒着我跟郭金璜签约，拍他那部超级大滥戏‘城市陌客’，我已经够惨，如果不是看在你老弟把家产都拿去玩股票，又须套现的凄惨情况的分上，我才懒得自贬身价，这也就罢了，偏偏又安排我和罗冰芬那个花瓶搭档演出，我都快发疯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偏偏，还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捕风捉影，说我跟她假戏真做，打得火热，天！我简直是——欲哭无泪。”

“唉呀！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电影公司一贯的作风，为了造新闻、宣传、捧新人，他们一向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你又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反正，等戏落幕，这种无中生有的传闻自然烟消云散，不攻而破。”

“我知道，问题是——传我跟萧芹芹、葛苹拍拖就算了，可是罗冰芬她——”

郑居仁抿抿唇，眼睛里闪过一丝难隐的笑意，“她怎样？你可别忘了，她可是我们电影圈最有名的影评人白涛眼中的彗星，更是郭金璜旗下的爱将。报章杂志都忙着捧她，说她有林青霞的气质，演技可媲美郑裕玲、梅艳芳。还把你们两个人的合作演出比喻为‘金童玉女’天作之合哩！”

“是啊！能和她这种空前绝后的旷世美女合作，我早该偷笑，庆幸自己的奇遇，更别提能在银幕上一亲芳泽。”楼慕羽板着脸，一字一句的嘲讽道。

郑居仁被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逗笑了，“别这么气愤填膺，你知道人家很爱慕你吗？好不容易费尽心机才能和你演对手戏，自然会有兴奋过度的表现嘛！你又何必跟她斤斤计较呢？”

“是啊！你说得倒轻松，反正——被逼下海的人又不是你。”楼慕羽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还自点了一根烟。

“没想到你对她这么敏感，人家邱德霖可是抢着想和她合作。”

“是啊！他们一个花瓶，一个是傻瓜，真是绝配，保证可以一炮而红，创造史无前例的大滥片。”楼慕羽冷声揶揄说，重重地吐了一口烟雾。

“好了，别呕气了，反正——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你不喜欢跟她合作，以后可以明讲，没有人会勉强你的。”

楼慕羽眯起眼紧盯着他说：

“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到时候可别食言，又瞒着我跟片商私相授受，来个先斩后奏。”

“我怎敢？这次只是意外，而且，你又没跟她合作过，我想除了你的老搭档萧芹芹、葛苹外，能换个新面孔搭配也不错，所以才擅作主张替你签了合约。谁晓得你会这么讨厌她！”

“这件事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以后我要亲自选择女主角的人选，我不喜欢的对象我宁可放弃演出，也不愿意屈就一个花瓶！”

“是，我想，经过你早上那场出人意表的演出之后，我想，罗冰芬也应该有自知之明，不会再对你纠缠，或者有非份之想了。”

楼慕羽脸倏地红了，他恼怒地翻翻白眼，“去你的！你以为我是什么？罗密欧吗？”

“你是不是罗密欧我是不敢说啦！不过，至少是一块上选的肥肉，所以——罗冰芬才会挡不住英俊小生的诱惑，要求郭金璜增加这幕草原缠绵的情节，谁教——你这位‘超级市民’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呢？”郑居仁笑吟吟地调侃道。

林燕妮作品集

“你再尽管逞口舌之能好了；你看我后天到不到新加坡？”

这个有点半威胁的绝招果然管用，郑居仁赶忙束手就擒，“大哥，你是我的老板大人，我怎敢造次呢？拜托，请你高抬贵手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——”他见楼慕羽拿起钥匙一副准备出门的样子，不禁睁大眼纳闷地问道：

“你要去哪？都凌晨一点多了。”

“去兜风，随便吃一点东西，有你这么罗唆唠叨的经理人，我的消化器官会好才怪！你知不知道，我耳朵都快长茧了？”

“大哥，我也不好受啊？这几年当你的经理人，我有好几次都被你气得差点心脏衰竭，蒙主宠召，你知道吗？”

楼慕羽戴上墨镜，一张漂亮的脸在墨镜遮掩下更添增了一份神秘、独特的男性魅力。他冲着郑居仁领着淡淡一笑，露出一排健康洁白的牙齿，“你该不是暗示我，为了你的健康着想，我最好让提前退休，再找个心脏比较健壮的经理人，省得那天你突然暴毙，我会难辞其咎？遗憾终身？”

郑居仁只有哑巴吃黄莲地苦笑了一下，楼慕羽见状不禁咧嘴气他：“阁下的口舌之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口舌之辩又如何？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主掌我的签约大权，我岂敢造次多言，省得落个一失足成千恨的下场？”

“好了，别摆出一副可怜相！”楼慕羽拍拍他的肩膀，“我又没‘诅咒’你，挖苦你两句都不行吗？”

“岂敢有意见，我是人在屋檐下，岂敢不低头？”郑居仁自我解嘲的说。

“瞧你一副‘寄人篱下’的委屈口吻？好像我有多亏待你似的，算了，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兜风，我请你吃消夜？”

“我是很想去，不过，就怕吃人家的恩惠，将来又被人家拿来作文章、讨人情。”

“去你的！扫把（郑居仁的绰号），你真是愈来愈别扭了，真受不了你这种怨言多多的人，算了，你帮我看家，我自己去吃好了。”说完，他拉开大门，正准备跨下台阶离开前，郑居仁又叫住了他：

“等等，小楼，香港新晋导演刘秉衡打电话来说想找你谈一部片约，你愿意赴香港和他碰面洽谈吗？”

“再说吧！我想先看看剧本再做考虑。”话甫落，他已经消失在郑居仁眼前，接着只听见一阵隆隆的汽车引擎声，一辆白色的跑车快速地驰向寂静而朦胧的夜幕中。



冯依安站在云林虎尾高中的校门口，一张红扑扑有几分野性美的脸庞写着不耐和焦躁她一边嚼着口香糖，一边咕哝地暗骂着：

“该死的阿得，都已经六点了，他还在干着什么？到底想不想去打弹子啊？”

仿佛是第六感的作用，耳朵直发麻的阿得立刻出现在冯依安的面前，一张生得浓眉大眼却大失清秀的脸孔堆满了歉意的笑容，“抱歉，依安，我刚刚肚子痛，所以——”

“所以怎样？你上个厕所要这么久？生孩子啊！还是便秘？”冯依安一双乌黑清亮的眼眸凶巴巴的瞪着他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。

“依安。别生气嘛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知道我的肚子会在这时候——”

“好了，别再解释了，你还去不去打弹子？阿奇他们一定都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阿奇他这个人最讲义气，他一定先付了钱，搞

林燕妮作品集

不好现在正跟阿城杀得难分难解呢？”

冯依安跳上他的脚踏车后座，浑然不睬校门口熙来攘往的其他男同学频频打量的目光。

“杀得难分难解？你以为他们在干嘛？举办武林大会？还是黑社会大火拼？”

“依安，你别鸡蛋里挑骨头嘛，你明知道我这个人人生来就一副笨嘴巴，偏偏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你这个从小一块长在的女煞星。哎哟——”蓦地他惨叫一声，两手一松脚踏车竟滑进稻田里，碰一声，他撞上田埂上的标志牌，和冯依安双双跌进泥沼里，溅得一身泥泞和稻屑。

冯依安鼓着腮帮子，一边擦拭身上的泥泞，一边恶狠狠瞪着阿得，“你看你干的好事，这下好了，一身脏兮兮的，你教我怎么去玩？”语毕，她气冲冲地背上书包，扭转身子准备离去。

阿得急忙拉住她，“依安，别生气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教你突然捏我——”

冯依安闻言，立刻转身，杏眼微睁地瞪视着他，“怎么？这还是我的错罗？”

从小就被她压得死死的，却又跟她好得和兄弟一般的徐慎得又一次乖乖闭上嘴巴，浑然没有半点火气，更没有平常在学校、在同学及友伴面前那副意气风发，桀骜不驯的领袖气息。

在阿奇、阿城等“兄弟”面前惯了呼风唤雨的他，碰上冯依安这个青梅竹马的玩伴，他就像大帅遇上小卒仔一般没辙。

依安进入他的生活中整整十年了，从小学她爸爸带着她搬进虎尾镇，住进他家对门之后，他和依安就成为患难之交，一块上学，一块玩耍，一块呼朋引友，分享成长的喜怒哀